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李斯特传 肖邦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本册书目

◎李斯特传 (1)

◎肖邦传 (235)

李斯特传

弗兰西斯·维因瓦 著
周玉玲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目 录

译序.....	(5)	☆
第 一 章 伟人.....	(7)	☆
第 二 章 蓝金色的双座马车	(18)	艺
第 三 章 赛马总会	(30)	术
第 四 章 爱德华来访	(38)	家
第 五 章 爱情的魔力	(46)	卷
第 六 章 夜半幽灵	(58)	☆
第 七 章 一件皇帝的礼物	(68)	☆
第 八 章 埃勒米尔夫人	(77)	
第 九 章 爱的主题	(87)	
第 十 章 愉悦的心灵	(96)	
第十一章 大麻梦.....	(105)	
第十二章 病魔的阴影.....	(118)	
第十三章 归来.....	(128)	
第十四章 仁爱与爱情.....	(138)	
第十五章 朱利和阿尔丰西娜.....	(148)	
第十六章 新年的祝福.....	(156)	
第十七章 国王在呼唤.....	(168)	
第十八章 伦敦赴任.....	(177)	
第十九章 秘密结婚.....	(186)	
第二十章 爱情与良知.....	(199)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第二十一章 三个疗养地·····	(210)
第二十二章 《死之舞》·····	(221)
后记·····	(233)

☆

☆

艺

术

家

卷

☆

☆

译 序

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纪实文学作品，主人公一是举世闻名的钢琴家李斯特，一是当时整个巴黎为之倾倒的著名交际花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即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的原型。

李斯特与茶花女的这段恋情鲜为人知。这位匈牙利伟大的浪漫主义钢琴家与作曲家，在与茶花女的这段恋情中，犹如他的演奏风格，其深情与热烈也体现了他感情表达的艺术气质。舒曼曾对李斯特的音乐作过这样的评价：“现在魔鬼附到了他身上，他先把听众耍弄一番，仿佛是考验他们似的，接着又给他们一些比较深奥的东西，直到他们完全陷入他的艺术罗网，完全听任他摆布。”对茶花女的恋情就像他手下的琴键，他倾心热爱，倾心弹奏。他称阿尔丰西娜为“茶花”，仿佛是对音乐的一声声呼唤。

和玛丽达古尔女伯爵爱情破碎之后，也正是《死之舞》创作过程中李斯特在巴黎街头邂逅阿尔丰西娜。就在爱情沮丧而创作冲动之际，阿尔丰西娜的出现，好像是神使之然。李斯特在瞬间便捕捉到了其中的美，那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束光亮，那是他《死之舞》中的灵源所在，他陷入了疯狂的爱情之中。

阿尔丰西娜出身卑微，从一个贫穷无知的女孩成为著名交际花的过程，饱含着人欲天伦和良知的折磨。她的纯情至爱的火花一次又一次熄灭了，是李斯特点燃了她内心的爱情火炬，

☆
☆
艺
术
家
卷
☆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这火炬将要熊熊燃烧，哪怕是把她烧成灰烬，她也要在这焚身的火中涅槃，在这火中永生。

然而，“茶花”只生活在爱情的世界中，而李斯特却生活在爱情和幻觉的双重世界中。当他拥有这位绝世的女子时，他觉得她已灵魂出壳，就像是一直盘旋于他脑中那幅墓地壁画投下的幻影。阿尔丰西娜睁开了眼睛：“弗兰茨，你拥有的不是我。”然而，她的爱仍一往情深，她爱的是李斯特的气质、风度和绝世的才华。

这一段短暂的爱情，只经历了巴黎的一个秋天和一个冬天。阿尔丰西娜死于那个时代的绝症肺结核。爱的对象消逝了，然而，爱情消亡了吗？

当时的李斯特正在基辅巡回演出，阿尔丰西娜的病故使他深为震惊。这位召唤他重新振作精神、点燃艺术激情的女子，如今成为死亡的战利品。

阿尔丰西娜去世一年后，李斯特才完成《死之舞》协奏曲的创作。那恶魔般的嘲弄，那震耳欲聋的响声，是在过度的讽刺中表现着受折磨的灵魂在顽强地与比它强大的力量作斗争。那一浪一浪的宣叙中，爱情的主题奏出了肉体和精神交融的心醉旋律，阿尔丰西娜活在李斯特的琴键中。

艺术与爱情的结合，当属不朽之作吧。

☆

☆

艺

术

家

卷

☆

☆

第一章 伟 人

像逆流而上的游泳者一样，这位伟人为自己在人群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朝着他们的旅行专车走去。秋风吹拂着他那淡褐色的长发，仿佛也被这著名的侧影吸引了。多少妇女为这美丽的侧影在胸中激起了浪漫而不合法的欲望，而她们丈夫心中的妒忌如这欲望一般强烈。然而，大家都向他欢呼，妇女们发出尖锐如笛的声音，与她们丈夫的低沉的男低音形成明显的对照，形成不协调的和声。

这种欢呼声比任何他所能听到的其他声音——也许除了一位对他说过“我爱你”的公主的声音和经过他那魔术师般的双手发出的乐声之外——都更加浸润到这位伟人的心灵之中。他仔细地戴上棕色的小牛皮手套，十分小心地放在胸前。在德国的巡回演奏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向上一跃，越过两级踏板，跳上了马车。踏板随即被收起，镀金的车门被关上。这时象牙般的侧面头像恰好出现在闪闪发光的车窗框档当中。人群中又爆发了一次最后的告别呼声。六匹白马抖动着马鬣，嘶鸣起来。柏林！你已经被他的艺术魅力倾倒，你这爱挑剔的城市如今属于他。

在清晨的阳光中，车子转动了。马挽具上的小铃铛欢乐地响着。30 辆各自由 4 匹马拉着的车子跟在后面，其中有的是身着制服的学生随行，他们唱着歌。在一座王宫的窗户上可以看到一位普鲁士国王向前弯下身子，望着这壮观的场面，直至

☆

☆

艺

术

家

卷

☆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
艺
术
家
卷
☆
☆

浩浩荡荡的车队在远处消逝。时代变了！作为一个国王的他，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力量激起这汹涌的激情。

弗兰茨·李斯特毫无准备，他居然会惊动一位国王，而且在国王的心中引发这样的感慨。忽然他觉得疲倦了，身子往后靠去，闭上了眼睛。他的面部瘦削苍白，似乎是禁欲主义者的模样，而容貌却显示出具有超凡脱俗精神的美。那高高的、具有刚毅线条的额头，配以突出而柔和的鼻子挟制着脸部。嘴巴尽管双唇紧闭，但却给人以丰满的感觉。构成面部轮廓的下巴上，在紧挨着下唇的地方有一个深深的酒窝，似乎是塑造者在此留下的一个拇指印，为的是要赋予这张面孔以近乎女性的妩媚。然而他一睁开眼睛，一切判若两人，全身充满了活力。一下子，人们见到的是乔尔乔涅的极有诱惑力的青年时代，具有一双先知的眼睛和一对潘神的嘴唇。

人们对他趋之若鹜，无论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旅行途经何处，就是在一个小小的村落旁，人们也会蜂拥而至，为了至少看上他一眼。这时，李斯特便让车子停下，在短短的几分钟狂热的时间里，他那高高的、弯曲自如的身体便向大家深深地鞠躬，两手交叉在胸前，低着头。在某个地方，有位市长带来了月桂花环，让一个金发女郎把它戴到这位艺术家的头上。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则有年轻的姑娘们组成的歌咏队，为他演唱了照他的钢琴曲谱写成的歌。在第一次换马时，工人们组织了代表团，胸前挂上红色的宽带子，举着旗子向他致意致欢迎词，并递上盖有茶碟那么大印记的、在羊皮纸上写着的献词。李斯特上次到德国期间曾为罢工者的家庭举办了演奏会。李斯特深为罢工者感动，在众人面前讲了话。这是工人们难以忘怀的。

“我感谢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他说，“你们告诉了我，你们停止工作的行动已经颇见成效。这很好。我不仅为你们感

到高兴，同时也为我能和你们一样，为消除不公正作出贡献而感到高兴。”

这些具有独特影响力的语言出自一位年轻的贵族之口，虽然平常，却充满深情。这真诚的言词如此明显地带有共和派的色彩，对于普鲁士国王来说，只能增加他对时代发生变化的担心。

代表团向他热烈欢呼。男人们甚至拥到车前，给自己绷上绳子，坚持为李斯特拽着车子向前走了半英里路，而让马儿在后面跟着，为它们意想不到的自由轻松而高兴。

暮色苍茫中，随行的学生们与李斯特在旅馆门前告别。李斯特的朋友兼秘书已经从法国赶来，在旅馆里等候他了。从阳台上，李斯特向欢乐的人群挥手，直到学生们的歌声消失，昏黄的车灯在暗淡的天色中发出红色。

当李斯特回到房间时，马塞尔·阿尔诺已经把信件整理好，摆到了桌上。除了两封在淡紫色的纸上带有纹章的白封印的信以外，其余的都打开了。

“啊，信！”李斯特叹息道，“真有福气啊，马塞尔，只收信，不必回信！”

“不过，我可就失业了，”马塞尔抬起他那花白了的、像是起长音符作用的眉毛微笑着说，“谁会聘马塞尔·阿尔诺，我这个前击剑冠军、前文学匠、前冒险家和前艺术爱好者呢？”

“无论如何，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坐在同一条大战船上。”李斯特拿起淡紫色的信，“有时候我想，是不是这纹章使玛丽回去的。”他的手指从漂亮的封印掠过，“巴黎还在谈论这不简单的和解吗？”

“这您知道，在巴黎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人们的兴趣超过三天时间。”马塞尔回答道，“人们认为达古尔伯爵不愿意再和妻子共同生活了，但它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回头的妻子。这一点我

☆

☆

艺

术

家

卷

☆

☆

也承认。可是，这样她就拥有在漂亮的香榭丽舍林荫大道旁那吸引人的、玫瑰红的房子、一个沙龙和她的自由。当然，赛马总会和海伦娜离开美丽的巴黎开了些玩笑，但用的是另一个原因来解释。”

“是因为我们的分手吗？”

“人家说，达古尔伯爵夫人对您所爱的另一个女人非常妒忌，尤其是当洛拉·蒙蒂兹重新上舞台的时候。当然，全是责备您。男人可以欺瞒他的妻子，但是不能对他所爱的人不忠实——不能，这是不可原谅的！”

“多么无聊！纯属无稽之谈！”李斯特喊道，“我从来也没爱上洛拉·蒙蒂兹。在她身上我爱的是拜伦，是神圣的拜伦——”

“赛马总会会怎么解释这件事？”马赛尔插话。

李斯特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似乎向灵魂深处望去。他没理睬这个刺痛内心的问题。当他继续往下说时，沙哑的嗓子变得柔和了些了：“每当我握她的手时，对我来说，就好像是握住了拜伦的手，感觉到的是诗人活生生的温暖。在她奇妙的眼神中，我见到的是光芒四射的想象力。我爱她的眼睛，因为那是拜伦的眼睛——”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她并非拜伦的女儿，尽管她自己老实供认她是私生女。她不是还把西班牙斗牛士蒙蒂兹叫做父亲吗？她不过是个女骗子。她向来就不会跳舞。不久前她在圣马丁港被喝倒彩了。”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为那幻想的瞬间，精神上极度兴奋的瞬间而感谢她。”

“精神上？”

“是的，精神上。”李斯特重复着，“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

☆

☆

艺

术

家

卷

☆

☆

“对不起，尊敬的大师。‘火会融化冰’是尽人皆知的常理，我们企盼的是意想不到的奇迹下出现的相反情形。我们在巴黎听到的尽是这类事情。洛拉自己讲的也是这事实——”

“我知道，他们全都没错。我把她关在旅馆的房间里，为的是控制我不理智的热烈的感情，我付给旅馆全部家具的钱，因为我知道，她在愤怒之下，会把一切都捣毁的。”

“那么这一切是您为精神上的爱情所付的代价？”

“您是没法理解的，我亲爱的马塞尔，”李斯特并没有生气，“很久以前，我曾经爱上一位夫人，她老得我都无法再从她身上找到年轻时的模样了，可是歌德当年爱过她，觉得她美。我爱贝蒂娜·封·阿尼姆。她具有一种既非时间又非疾病所能夺走的美。我不是伟大的鉴赏家阿尔弗雷德·缪塞，”他走到窗口，望着天空，继续往下说，“他是一个有预感真情天赋的诗人。‘产生爱情的，不是被爱者身上的力量吗？使人喝醉的，难道不是瓶子里的酒吗？……’”

“不管怎么样，人家认为您喜欢的是带贵族冠冕的瓶子。您的乐曲，是献给那些公爵夫人、伯爵夫人——”

“什么？那是因为我的艺术使我接触了她们！假如玛丽·达古尔是在制作女帽的女工那里当学徒，我能爱上她吗？”突然，他放声大笑。他和马塞尔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似乎看见当巴黎制帽女工的沉着高傲的玛丽·达古尔站在他们面前。“当然，人们的闲话里可能有些真实的东西。”他严肃地说，“当时，我走进她的沙龙还只是个孩子。她可是个30岁的妇女，很有思想，周围尽是豪华的东西和大人物的爱慕。我虽然当时年轻愚昧，但我在她的身上见到的是一位光辉无比的女神，我要得到她的照耀。

“是——25岁吗？法国人25岁可不算小了。”

“24岁。但是马塞尔，您别忘了我是匈牙利人。当然，我

☆

☆

艺

术

家

卷

☆

☆

也算是个神童。就是说从9岁就开始巡回演出，结识过不少上流人物，额头上有过无数亲吻，甚至于贝多芬也吻过我的额头！您知道吗？至今我还记得他那鼻烟的味道、他的年纪和不整洁的房间里的还没洗的内衣。当时我可是整整一个星期没洗我的额头，而且每天晚上都祈求上帝祝福我，使我能像贝多芬那样伟大。那时我除了音乐和祈祷，不在任何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干吗我告诉您这些，这您可是早知道了！”

他离开窗口，走到桌子旁，坐了下来。灯光向上照射着，火光在他的额头闪烁着，令马塞尔感到不适。于是他把灯移到边上。李斯特刚想打开来信，可是他忽然想起别的事情。

“您还是去订晚饭吧，马塞尔。我今天一早到现在还什么东西都没吃呢。我感到好像脑海里又出现了我的一个出了名的幻觉。”

马塞尔走出去了，留下李斯特独自坐在桌旁。什么是永恒？桌上那盏灯当中的玻璃球把灯分成两半动荡的火焰，两条火舌原本是统一的，形成共同的光环，这个光环应当永久存在，然而什么是永恒呢？艺术家凝视着跳动的灯火，深深地思索着。瞬间可能蕴藏着永久，而十年恰似一瞬间，转眼即成过去。他们曾经多么勇敢地上路：他，怀着炽热情感的钢琴诗人，和她，金黄色的头发，美丽而且骄傲，要教会人类懂得爱情和自由。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教会别人。这个世界把自由叫做放荡不羁，把爱情叫做通奸。他们自己也体会到自由结合也和婚姻一样乏味。即使是完美的自由结合，也防止不了妒忌、吹毛求疵的争吵，最终只剩下无聊。

封印碎了，这使他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折断了他的指甲似的，他犹豫着。为什么玛丽坚持给他写信呢？几年过去了，虽然他们俩的爱情烟消云散，她还是一再不停地给他写信，要把她自己铭刻在他的心中。她想让浪漫的爱情神话延续

下去吗？当时有多好啊，他们俩陶醉在他们的勇敢行动之中，登上了不准攀登的高山，站立在山峰之巅，一览全景。假如没有人发觉他们还会那么令人陶醉吗？他们能令世人注目，这就把他们抬到了最高处。对他个人来说，要求还不是太高。十多年来他本来就只是怀着大众化的理想；而她则不同，她的沙龙在她看来太小了。李斯特满足了她想从镜子里照出整个世界的心愿。

后来，他过早地发现，玛丽本人闪光的外表，是其他人的光照在她身上所产生的反射。他感到惊奇的是她所有的思想是自己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在她那里的反响；她所有的动作是一些他赞扬过的妩媚动人举止的吸取。甚至于把她的爱情、她的决断，以及他和他的生活结合，首先归功于乔治·桑的小说《雷欧奈·雷欧尼》。“我比乔治·桑的朱丽叶更高贵，”她对他说，“除了我的社会地位之外，我为我的爱情牺牲了我的丈夫和孩子。”

她多么嫉妒乔治·桑啊！可是，她又多么厚颜无耻地谋取正直的、单纯的乔治的好感，而乔治尽管生活纷杂，但对爱情和友谊仍是那么坦率真诚！他能察觉到，玛丽为了让乔治把对他的爱戴转移到她的身上，如何施展浑身解术，致使这位女作家受到阿谀奉承而浑然不觉，竟然把她的一部小说献给了“李斯特的女友”。现在玛丽自己也在写作，学乔治·桑的样子，用男人的笔名称自己为达尼埃尔·斯特恩。

实际上，李斯特打开的这封信，也就是提到她正在写的一部小说和一份杰出的男士们的名单，他们挤进她的沙龙，为的是要把心献给那儿的女主人。李斯特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他思想单纯，每当看见别的男人吻她的手时，便不自觉地内心感到刺痛。然而现在的他，竟没了丝毫嫉妒的感觉。这种无动于衷意味着什么？他老了吗？他爱过玛丽，那是刻骨而热烈的

爱，可这恰是她的错误所导致的。因为，有损道德、贵族称号和美好的爱情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呢？高尚的品质人人都能爱，真正的爱是基督教的仁爱。这种爱是给予罪人的。他至今赞同乔治·桑很久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句话，那里它充满了真实而深刻的含义。“假如你，一个正直的男人，能对一个贫穷失足的人产生一种无私的激情，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爱。”

当马塞尔回到房里来时，艺术家正在读玛丽·达古尔的第二封信。“光谈她的写作问题，”李斯特说，“她快要写完一部小说了，并且希望不管尖刻的评论者怎么说它，我会喜欢它。为什么说尖刻的评论者？您在巴黎的时候听到了什么有关的话吗？”

“什么也没听到。”马塞尔回答得有点太快了，李斯特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真的。大师！什么也没听到！看来，您是想从我这儿听到马路上的流言蜚语了？”

“一点没错！我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洗耳恭听那些令我不愉快的事。”

“真的什么事也没有。缪塞引用了看过手稿的圣伯夫的看法……”

“是啊，她提到了圣伯夫。没错，这里写了！”

“一个强有诱惑力的坏人使女主人公蒙受巨大的冤屈。这个坏人当然就是您，亲爱的大师。但是缪塞现在大多是从苦艾酒的瓶子中获取灵感，因此——”

“谢谢！”李斯特站了起来。

他在屋里来回走了一会儿，目光不离开地面。“仁爱，”马塞尔听到他说了这两个字，“仁爱！”

晚饭时，李斯特完全没有胃口，很快就离开餐桌。

“请您订好明天清早五点钟的车和马，”他说，“您不用来

☆

☆

艺

术

家

卷

☆

☆

叫醒我。今天晚上我反正不睡觉。”

李斯特还是脱了衣服。灯光映照出他那瘦削的，然而却是肌肉发达的身影。他立即吹灭了灯。在黑暗中，他走到窗口，把窗帘推到一边。夜空中闪烁着几颗大大的星星，它们低低地垂挂着，似那半遮阳台满树绿荫枝从上挑起的灯。他冷得直打颤，虽然刚进10月，可空气中却已是冬天的气息了。他穿上在灯光下可见由可爱的妇女用娴熟的技艺织成的细亚麻布睡衣，扑到了宽大的床上。

他想起了童年时代家的温馨，那是在这张陌生的大床上不曾找到的感觉。和达古尔伯爵夫人一起生活的岁月里，他都是在租来的房子里和借来的床上睡觉的。

谁喜欢在这种床上睡觉？在这种织锦缎的挂帘后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这生活的必需之处究竟开始了什么样的激情，什么样的罪恶？

这些思想涌进他兴奋的神经中，逼着他又起床，穿上睡袍，从旅行袋里取出一根雪茄。他在屋里来回走着，最后坐到靠阳台的一张沙发上。从窗框里望见的灰白的天空，与黑暗的房间形成对照。窗框的上方是黑色树枝纵横的网。阵风摇撼着它，吹落了最后一批枯叶，树枝像是利爪在玻璃上刮得嚓嚓响。他又一次感到不舒服，仿佛是在琴键上弄坏了指甲。每逢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折磨着他时，就总有这种痛感。

他得到了非同寻常的经历、财富和赞美，而这些是凡有雄心的人就能追求拥有的吗？他的勋章和绶带装满了一整箱。在他的领域中，他用不着害怕竞争对手，因为自从他在著名的琴键战役中战胜了伟大的塔尔贝格之后，他就棋无对手了。谁要是敢说“塔尔贝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家”，就会立即遭到反驳：“是啊，但李斯特是无与伦比的！”

他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是钢琴键上的拿破仑。因此他让人

☆

☆

艺

术

家

卷

☆

☆